

到悉尼度假,休伯特和卡洛夫妇邀我们共餐。休伯特是日胜多年前负责澳大利亚的同窗,交情弥笃,时有联系。

餐后闲谈时,卡洛突然透过手机向我出示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弗雷迪穿着飞行员的制服,昂首挺胸地站在一架小型飞机旁,神气活现。

“弗雷迪最近当上了飞行员呢!”卡洛说,落在照片上的目光曲折地蕴藏着意味深长的故事。

弗雷迪是卡洛的长子,不爱说话,可是,两岁时,卡洛便发现他听觉超级敏锐。有一回,卡洛准备好了晚餐,等待休伯特回家,然而,弗雷迪却说道:“爸爸在楼上。”卡洛诧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听到楼上有人敲打电脑键盘的声音。”他记性特强,过耳不忘、过目不忘,可是,他却无法很好地与他人沟通。最糟的是,他根本无法读懂别人脸上的表情,当他出格的行为触怒他人时,他却不知道对方在生气,还一味重复着惹人讨厌的动作。有一次,在飞机上,弗雷迪不断用脚踏前面的椅子,前面的搭客礼貌地要求他停止,他却置若罔闻;卡洛一再劝阻,也无法制止。一而再、再而三,搭客忍无可忍,生气地斥责他,他却一脸茫然。搭客要求空姐换位,悻悻然地说:“真是个问题孩子啊!”问题孩子?一语惊醒梦中人,卡洛回国后,赶紧带弗雷迪去看医生,果然确诊为自闭症。

自此之后,卡洛便磕磕碰碰地展开了漫长而又艰巨的养育之路。她辞职,报名修读特殊教育辅导课程,把学到的十八般武艺全都用在弗雷迪身上。她说:“我想要让弗雷迪入读普通的学校,我要他和常人一起学习。我不敢奢望他升读大学,只希望他中学毕业后,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自力更生,我便心满意足了。”

弗雷迪果然不负期望,顺利地修完了高中课程。毕业后,在一家酒廊当调酒师。

在酒廊里,弗雷迪广泛地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慢慢地从幽闭的世界里探出头来。他看到了辽阔的蓝天,他看到了飘浮的云絮,他浮想联翩。有一天,下班回家后,居然对母亲说道:“妈妈,我想当飞行员!”

一名自闭症儿,居然想当飞行员,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痴人说梦”吗?卡洛不要他把“镜中花”当成“泥中花”来培植,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因而斩钉截铁地说道:“弗雷迪,你是绝对当不成飞行员的!你就安分地当个调酒师吧!”

弗雷迪执拗地说:“我要当飞行员!”

卡洛以针般的语言戳破他的妄想,说:“你不要异想天开了,不可能的!”

弗雷迪生气地把房门大力关上。

自此之后,他孜孜不倦地上网学习,兴趣盎然地汲取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后,成功地报读了为期两年的飞行训练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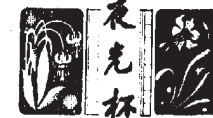
弗雷迪如今受聘于一家商业公司,担任货品运输的飞机驾驶员,在横无际涯的天空来去自如。

卡洛看到一个奇迹活生生地发生于眼前,痛悔、痛责自己的固执和无知,她痛定思痛地说:“我差点亲手扼杀了儿子一生最美好的梦!所以,永远不要告诉别人不可能!只要脚踏实地,拼尽全力,天道酬勤啊!”

诗二首

华振鹤

观话剧《雷雨》
命运玩人不自知,
卅年爱恨冤何迟。
劈雷阵阵撕心肺,
天地无情孰若兹。
观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蓝桥一逢便销魂,
银汉迢迢怎奈身。
却幸陈仓情渡过,
红绳妙系有情人。



村里的粉皮胖头鱼,摆上了大商厦的餐桌。

餐厅门口,矗立起一人多高的广告牌,透着土里土气的乡村味道。来自钱江源水库的鱼头,在广告牌上,装在比脸盆还大的锅里,非要进入你的视线。

去海宁硤石参观徐志摩旧居,从杭州海城际列车终点站出来,要转公交。这时,手机查到旧居在改造,不开放。已是中午,便去了那家商厦寻吃。

端上桌的鱼头足够大,占据了整个烧锅,一厘米宽的长长粉皮铺展在鱼头、锅沿,深褐色的浓汁黏附于粉皮的灰白之上,厨师将汤水的收汁做到了恰到好处。葱蒜白勺诱人,勾引食欲。

锅底有小火苗蹿燃着,浅浅的汤面冒着“嘟嘟嘟”的小泡。

看着锅里的浓油赤酱,一句年轻时的东北屯子话出了口:我得造(吃)他两碗饭。

妻子善吃鱼头。撬开鱼脸骨,她闻到了鲜香,说这条鱼活杀了没多久。我负责吃肉。一人嘴,细嫩鲜滑,不紧不呆,汁渗肌理。一条条粉皮挂着酱汁,软糯入味。

服务员看妻子很是滋味地吮舔鱼骨,说:今天你们运气好,这锅鱼是厨师长亲自烧的。我应道:那就是这道鱼头的标准版

寻常的日子

宁白

了。以后再吃,不能端出次品。服务员笑了:怎么会呢。

没吃完,连同另一个菜一起打包。

过了不久,又想去徐志摩旧居。这位“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的才子,他暂居的“香巢”,总有点令人好奇。有了杭州海城际列车,海宁变得很近。不管旧居有否开放,去了再说。妻子说,你的潜意识里,是又馋了那只鱼头。

找到了旧居,周围真是一片工地。有位工头模样的人告诉我们,一个月以后才会开放。一转身,心安理得地去吃粉皮大鱼头。

服务员见是回头客,笑眯眯地向女店长介绍:是店里的胖头鱼,又把他们招来了。

同样的大鱼头,服务员摆上桌后,我看到,鱼脸下的身子露出些惨白,粉皮依然缠绕在锅内,却坦显着浅灰的本色,汤汁过多了,淹了鱼身。

妻子下筷,问她味道如何?她依然说,鱼是新鲜的。她把鱼是否新鲜,作为评价一款鱼看的第一标准,即便烹制有误,也可原谅。中餐烹饪,与厨师的情绪都有关,不必苛



求。这是一个爱吃鱼者的经验和宽容。

与第一次相比,我的口感是,鱼肉淡了,粉皮无味。看妻子吃得满意,我不声响地将汤拌饭,汤里鱼鲜还在。服务员过来问我,还好吃吗?她表情诚恳,我直接应道:鱼头过油不充分,汤汁收得不够,比上次差了一点。

没想到她率直地说:我端着时就看到没烧好,是学徒烧的。下次来,再让厨师长亲自给你们烧。她的眼睛里有一丝歉意。用心的服务员,就像有经验的手术室护士,瞄两眼,就能看出医生手术的好坏。

一个多月后,再去徐志摩旧居时,胖头鱼的诱引减弱了。先打了电话询问,确定已开放。到了旧居,已近11点。

一幢中西合璧的别墅。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居住于此。旧居的手迹、书籍、卧室、书房,还有离同层婚房不远的前妻张幼仪的房间,完整展现了诗人浪漫恣情的一生。在一间室内,很意外地发现了胡适先生写在陆小曼画卷中的一段话: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这是作为朋友对小曼作画的诚挚劝告。做事宜实,需下苦功的告诫,是可以对着每一个人的。我驻足良久,拍照留存。

过了饭点,还是想起



争权恃宠互攻讦
勾心斗角无忌惮

长生殿·权哄(设色纸本) 朱刚

了粉皮胖头鱼。

再过一月,熟悉的服务员离店了,店长换成了一个小伙子。知道我们几个月里三吃胖头鱼,他说:这是我们的招牌菜,一定给你们好好烧。

端着大盆子过来的店长,轻松的动里不乏自信。我一看,说:汤大了。他应得快:我见厨师收汤太过,又让他加了水。说完,转身走出店门,回头扬扬手:开会去

了。当家的一指点,有时会让厨师的手感失当。

我和妻子吃了第一口后,同说,有泥土味。泥土味,是俗语,其中夹杂各种异味,如同雾霾之味的丰富。不是水库鱼吗?不该啊。鱼的本味,被泥土味盖住了。鱼目凸显,好像这条胖头鱼也在叫屈。

想和店长说,活鱼成菜品,如鱼有病,一款菜,就废了。烹饪中餐,奇妙和风险同时存在,忽视不得任何细节。

离开了徐志摩旧居。不知道是否与这款粉皮胖头鱼也会就此告别?也说不定,以后还会花一个多小时,再去吃这锅胖头鱼,和厨师长的手艺再来一次偶遇。顺便还可到徐志摩旧居的小花园里寻绿赏花。一款厨师精心制作的菜肴,能引发一次又一次的旅游行走、文化散步。

菜品的色香味,唤醒和满足的是人的本能。有志向的掌勺师傅,会在三尺灶台上琢磨经年。

有时,想起母亲,常常会出现母亲端着菜,笑着从厨房里走来的幻影。那几道小时候觉得好吃现在更想吃的菜,是母亲的心血化成了我的记忆。

季来临,生命的太阳彻底陨落,但是人依然没有屈服。每个人物如雕塑般地立体在面前,文字描写生活描摹人物事情是那么筋道耐心,一点也不花哨,全是硬本事。

这样的叙述是需要真本事硬功夫,是经典作家才能做到的。一般人这样写就是流水

《愤怒的葡萄》读后

韩青辰

账了,可是他是把流水账写成了一页页黑白山水画。这样的书在阅读生涯里第一次碰到。

不靠风月危机矛盾命运感来抓人或者讲述,平淡无奇,但是工整到惊人,任何一页都挑战写作的难度和高度,特别是高屋建瓴部分的叙述,有史诗的魅力和韵律感。悲怆的汪洋中起伏伏一条亲人之爱的小船。读完被作家的功夫和耐心完全震撼和击倒。谁还能这样有本事地叙述和写作,这么安静像一棵长了一辈子才渐渐高大的树,像一条从未

止步从未干涸的小河流从沙漠入海。

无论是写人、写景物、写劳动都那么本真,雕刻一样的耐心与笔力。谁还能这么安静地热爱人类与世界。这本书很安静,很大气,很厚重,只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没有书可以代替它。在它面前,即使战争与和平也露出花拳绣腿之感。毕竟后者依靠了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浪漫情感。而在《愤怒的葡萄》里人只是重复着寻找葡萄和失去葡萄,在如此简单的道路上颠簸五十万字,读者还一处处不觉得绝望枯燥和重复,直到最后一页依然充满阅读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就像一个天生丽质的清水出芙蓉的女子从一群浓妆艳抹的娇艳中缓步向你走来,你发现了人间真正的天使。我读到了真正的书。

如果一本书读完,你都对它无话可说,那只能是一本假书。书中的母亲是地母与天使的复合体,父亲也是,每个毛孔里都是对家人的爱与责任,对世界的宽容理解接纳,对命运的顺服和永不妥协,可是战斗最后赢了吗,这好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一家战斗到最后那一刻。

有时就是如此,一个人成就了另一个人的梦想。

一个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从那时起,我仰望着张老师宽厚而高大的背影,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前行。我加入了“张秋生儿童文学名师工作室”,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在这里,没有离开。我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辜负恩师的一片期许。

想念恩师张秋生

王轶美

张老师,爱喝茶,文如其人,温和谦逊。曾经,每天我经过他的办公室,看到他在堆满书的屋里埋头阅读与写作,那是他的阳光和月光。

何其有幸,深得恩师信任,他把自己晚年最后创作的小巴掌童话和诗集交给我来策划、编辑和出版。张老师一直说,“巴掌”这词挺亲切的,因为人与人见面时,都会伸出自己的巴掌和别人握一握,我写的小巴掌童话,就是我伸给小朋友们的巴掌。

爱孩子,爱文学。

有一次,我采访张老师,很多小朋友问,张爷爷您怎么会写出这么多好看的小巴掌童话来的呢?他说,其实生活是无形的书,这是一本更大的书。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读这些书,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心在阅读。

去年年末,“童话春秋诗意人生——张秋生先生纪念展”在浦东图书馆隆重揭幕。我带着小编辑、小读者一起,再次开始踏上以想象续写“小巴掌童话”之旅。

张老师留下这样的文字:“有没有重回童年的路?有。到了晚年,时时会行走在重回童年的路上……”

你我他,让大巴掌和小巴掌紧紧握在一起。

十日谈

生命中的光

责编:殷健灵

好多人,但无私忘我的不多,有些人,普通又平凡,却永远值得我们仰望。请看明日本栏。